

· 京 剧 ·

李亚仙传

馬 凌 改 編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PDG

• 京 劇 •

李 亞 仙 傳

馬 凌 改 編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7年 沈陽

714.5
358
基藏本

內 容 提 要

李亞仙是長安有名的妓女，性情高雅，懂得詩文。在風塵中她認識了鄭元和，二人一見傾心，她就把自己的終身許于鄭了。

一天，鴛兒見鄭元和錢已用完，遂想了一條毒計把他趕出去。出院后，墮為花郎，在街上乞食時遇見了他的父親。父親看見他這個樣子，認為他太玷辱鄭家的門庭了，把他毒打一頓趕走。

巧得很，有一天他凍僵在一家門旁，這正是李亞仙的新居，離別很長時間的知己終於相見了。最後，鄭父也被李亞仙的行動感化過來，答應他們結成夫婦。

李 亞 仙 傳

馬 凌 改 編

☆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沈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號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沈陽發行所發行

787·1092紙張·1冊·印張·32,000字·印數：1—7,087 1957年12月第1版
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T10090·206 定價(7)0.15元

第一場

(鄭公弼上)

鄭公弼：(念引)掌常州任，沐皇恩，教子化民。

(念詩)一統江山四海寧，

邊塵閑却百萬兵；

胸中若無安邦策，

豈能榮華享太平。

(家院暗上)

鄭公弼：老夫鄭公弼，官拜常州刺史，方今天下升平，四海無事，每日甚是清閑。膝下所生一子，名喚鄭元和，年方二十一歲。只因老夫家教謹嚴，我兒又生得天性聰慧，博覽詩書，精通音律，來日不難身登科甲，耀祖揚名。是我有意命他前往長安，出門游歷，也好結交天下名士，增益見聞。今日閑暇無事，不免將他喚出，共議赴京之事。來！

家院：有。

鄭公弼：請公子出堂。

家院：有請公子出堂。

(鄭元和上)

鄭元和：來也！

(念)一朝風雲會；三場躍龍門。

參見爹爹。

郑公弼：罢了。一旁坐下。

郑元和：谢坐。啊爹爹将兒喚出，有何訓教？

郑公弼：兒呀！我来問你，人生天地之間，应以何事当先，何事为重呢？

郑元和：孩兒蒙爹爹諄諄訓教：人生当以忠孝当先，功名为重。

郑公弼：这就是了。我兒如今年已成人，文章業將成就，每日株守在家，終必孤陋寡聞。为父有意命你赴長安讀書，結識天下名士，来日也好一举成名，光宗耀祖。

郑元和：爹爹之言正合孩兒之意。想这常州地面，良师益友甚少，如能入京一行，結交天下名士，耳目日新，視听必广，學業自然大有增益。大比之秋，金榜題名豈不如探囊取物耳！

郑公弼：話虽如此，但四海之內，奇才甚多，我兒此去，必要潛心致志，苦讀詩書，方可成名有望。若至京荒游嬉戲，那时我兒十載寒窗之功，为父一生之願就要廢于一旦了。

郑元和：孩兒謹遵父教，就請爹爹吩咐人役，孩兒即刻啓程。

郑公弼：且慢！

郑元和：爹爹何事？

郑公弼：長安乃京城所在，甚是繁華，我兒此去，身帶黃金千兩，到京之后，定要处处小心謹慎，潔身自好，奮力攻書，時刻以功名为念。倘有違父言，玷辱家門，为父定要重戒于你！我兒可要記下了！

郑元和：孩兒記下了！

郑公弼：喚書僮走上！

家院：書僮走上。

(書僮上)

鄭公弼：准备黃金千兩，随同你家公子赴長安去者。

書 僮：遵命。(下)

鄭元和：孩兒告辞了！

(唱西皮散板)

拜別了老爹爹揚鞭就道，

(書僮上，背包袱帶馬介。鄭元和上馬)

(接唱)但願得此一去金榜名标。(書僮引鄭元和下)

鄭公弼：(唱西皮散板)

我的兒赴長安文星得照，

登金榜揚名聲父子同朝。(家院引鄭公弼下)

第 二 場

(李亞仙內白：“丫環！帶路！”)

(丫環引李亞仙上)

李亞仙：(唱西皮慢板)

自幼兒流落在娼家，

薄命紅顏做牆花。

虽然买笑千金价，

誰人真个惜芳华。

奴家李亞仙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淪落娼家，阿母十分严厉，每日迎候京城王孙公子，稍有不周之处，即遭責打。想人生不过百年，似我这样青春虛度，淪落天涯，怎不愁杀人也。

(唱西皮搖板)

近日来多憂悶茶飯懶下，

春光好怎能駐百日鮮花。

丫 环：我說小姐呀！我看您近几天来，茶飯不思，总是愁眉不展、長吁短嘆的，您心里准是有不如意的事兒吧？

李亞仙：啊丫环！你看今日这天气可好？

丫 环：您看这天清气爽、楊花乱飞，真是好極了。

李亞仙：唉！但这春光能有几日？想我身为娼家，那王孙公子用銀錢到此寻欢取乐，那一个又有实意真情！單等青春一去，便各自西东，那时我便如同落花秋扇，被人捐弃了。

丫 环：小姐，您不必这么伤心，我看您不妨在这些往来的公子当中，选一称心如意之人，跟他訂下白头之約，这豈不終身有靠了？

李亞仙：話虽如此，想我出身輕賤，焉有这等鍾情可托之人？那些王孙公子只不过是紈袴之輩、酒色之徒而已！

丫 环：我想您只要細心留意，总有一天会遇着称心如意的人的。我看您也太悶屈啦，咱們到后花园，把后花园門开开，看看街上的熱鬧，散散心，您看怎么样呢？

李亞仙：这倒使得，丫环帶路！

(唱西皮散板)

丫环帶路后园往，(圓場)

暫排遣胸中惆悵。

丫 环：(開園門，設坐)哟！小姐您来看！您看这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多熱鬧哇！您再看这街道兩旁的买卖：那是油坊，

那是旅店，那又是酒樓。喲！這走路的可真多呀！坐轎的、騎馬的、推車的……這可真熱鬧哇！

（鄭元和上）

鄭元和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出店門到長街繁華一片，

果然是京城地景色非凡。

小生鄭元和，自到長安以來，居住布政里店房，終日攻讀。看今日天氣甚好，來到長街閑游散悶，此處人煙甚是稠密，真是好一片繁華景象也。

（接唱）猛只見朱扉半掩，（望見李亞仙）

園門內一佳人亞似天仙。

哎呀且住！看那廂園門之內，坐一絕色佳人。這座宅院，也甚是綽闊，園內楊柳鮮花，朱樓畫閣，想是一大戶人家，那一女子定是千金小姐。（向前望介）我乃讀書之人，豈可舉動輕薄！待我向那廂走去。

（接唱）讀書人豈能够舉止放蕩，

那管她賽西施勝似王嬙，

我这里移脚步回首頻望，（欲走又回）

心念念意懸懸似馬脫韁。

想我往日見過多少美貌佳人，未曾動心，今日却為何這般難忘啊！如再回頭看她，她必疑我是輕薄之輩，這便怎好？（思介）呃！有了。我不免將馬鞭假意遺失在地，看她怎樣。她若前來喚我，我豈不又能看她一眼！

（假意將馬鞭失落地上。下）

丫環：我說小姐，方才過去那位公子，他把馬鞭遺失在地上了。

李亞仙：啊！丫环快將那人喚回，把还与他。

丫环：（出門）呃！公子請轉！公子請轉！

（鄭元和上）

鄭元和：（唱西皮散板）

听喚我假意兒將身回轉，

見丫环施一礼面帶羞慚。

小生这廂有礼了。

丫环：还礼啦。

鄭元和：小娘子喚我何事？

丫环：相公您是否丢失了东西了？

鄭元和：（佯不知周身尋找介）噢！小生的馬鞭失落了。

丫环：是不是这个呀？

鄭元和：正是小生之物，小娘子拾物不昧，（接鞭）令人可敬，請問小娘子尊姓大名？

丫环：您問我呀！我是这座院中的丫头，我們小姐姓李。您瞧！門里边坐的那位就是我們小姐。

鄭元和：啊呀！有其仆必有其主。小娘子这样大方慷慨，你家小姐定然明礼知書。待小生面謝小姐！

丫环：我們小姐可不願平白無故地見生人，我看您改日再謝吧！

李亞仙：丫环！你与何人講話？还不急早轉来！

丫环：是啦！

鄭元和：（以目注李亞仙，二人相对視）如此小生拜別了。

丫环：我們这还礼啦！（进園門，向李亞仙耳語，以目視鄭元和介）

鄭元和：（以目注李亞仙，深打一躬）小生拜別了。

(唱西皮散板)

多謝你小娘子拾物不昧，

趁機緣我这里偷睹娥眉。

芙蓉面櫻桃口秋波似水，

只可惜逢陌路難效于飛。

第三場

(店家上)

店 家：(念)生意興隆久，財源茂盛長。

在下店家，在長安布政里開設一座店房。生意倒也不錯。前日由常州來一位鄭公子，住在我這店里，今兒一清早兒就出去了，天不早啦，還不見回來。待我到店門照應照應。

(鄭元和上)

鄭元和：(唱西皮散板)

適才間遇嬌娥偷離月殿，

不由我一陣陣心意難拴。

店 家：公子回來啦！

鄭元和：回來了。

店 家：可曾用過飯嗎？

鄭元和：適才街前用過了。(出神思索)

店 家：我說鄭公子，您往日回到店來，總是歡天喜地地談論着與誰家公子飲酒賦詩；怎麼今兒回來一言不發，好象有點兒不大高興啊？

郑元和：啊！店家，我有一事相問。

店 家：公子有話請講吧。

郑元和：由此地东行有一長街甚是繁华，再由那条南北大街向南行，有一斜巷，行約半箭之遙，那里有一处寬大宅院，你可知曉那是甚么所在呀？

店 家：您問的是那兒呀！

郑元和：正是。

店 家：（笑介）您真是念書的人兒。叫我告訴您說：由我們店房往东走，那个南北繁华的大街那叫朱雀街，这是長安數一數二的熱鬧大街了。由朱雀街往南走約半里左右，往东拐，有一斜巷，那叫宣阳巷。您說的那是宣阳巷。

郑元和：那宣阳巷內，有一姓李的大戶人家，你可知曉？

店 家：公子，不瞞您說，那宣阳巷內所有的瓦舍朱樓，都不是甚么大戶人家，那是長安一些著名妓女送往迎來的地方。

郑元和：怎么？那里是烟花之地么？（惊楞）

店 家：一点都不錯。只是那里的妓女非一般可比，她們都是結交本城的貴官显宦，王孙公子，往来飲酒賦詩，游春賞月。若是沒有黃金千兩，不懂詞賦文章，那是休想得見哪！

郑元和：原来如此，啊店家，你且退下。

店 家：是。（下）

郑元和：哎呀且住！听店家之言，今日相遇之人，想必就是娼女。我若是与她往来，豈不敗坏家風，違背父教了？（思介）呃，看今日相遇之人，十分庄重，不象行院人的輕薄模樣。店家必是說錯了；（思介）即是娼妓又待何妨啊？

想那流落烟花之人，都是些清白兒女，生來薄命，因何要輕賤于她呀？……也罷！待我明日不免假托租借房屋讀書為由，前去尋訪于她，看她對我如何。正是：才子從來多寒士；佳人豈必出名門！（下）

第四場

（鄭元和上）

鄭元和：（唱西皮南梆子）

昨日里遇佳人心懷眷戀，

娼門內豈無有出水青蓮？

倘若是墮風塵命薄福淺，

豈非是辜負了玉貌朱顏？

來此已是。待我上前扣環。里边有人么？

（丫環由下場門跑上，開門，望生打量，稍惊，轉笑，不語，端詳介）

鄭元和：啊！請問小娘子，這是誰家宅院？

丫環：（退身向幕內喊）小姐快來！小姐快來！

（李亞仙由下場門上）

李亞仙：丫環！這樣大聲喊叫為了何事？

丫環：（向李亞仙耳語，李亞仙笑羞介）

李亞仙：丫環，引他厅堂稍坐，說我更衣相見。（下）

丫環：相公，您隨我來吧。

鄭元和：（喜）帶路。

（圓場，二幕開，設坐）

丫環：相公請坐，待我通稟老太太。（下）

（李媽上，丫環隨上）

李 嫗：(念)丫环傳喜信，貴人又來臨。

郑元和：(拱手)參見老媽媽。

李 嫗：還禮，請坐。丫环看茶。

(丫环下)

郑元和：小生姓郑名喚元和，常州人氏，前來長安讀書。聞听老媽媽这座宅院之中，甚是清靜，小生有意租一別院，权作書齋，不知可見允否？

(丫环進茶)

丫 环：公子用茶。

(郑元和應允失措介)

李 嫗：相公那里話來。老身院內甚是鄙陋，豈敢言租用二字。相公若不嫌棄，請到內院一觀，如稱相公之意，便請相公使用。

郑元和：如此有勞媽媽帶路，小生前去瞻仰瞻仰。

李 嫗：相公請。(圓場，二幕合又開)相公您看：這兒是內房，那兒是書齋，由這往西出月亮門兒，就是花園兒，相公，您看这座書齋還够雅致嗎？

郑元和：这書齋太也幽靜了。

李 嫗：相公請到書齋稍坐。

郑元和：請。(歸坐。李嫗對坐)請問媽媽尊姓？

李 嫗：老身姓李，先君当年也曾在朝为官，不幸早年下世，拋下母女二人，相依为命，苦度春秋。

郑元和：啊媽媽，可否請出大姐一見哪？

李 嫗：小女倒有几分姿色，只是性情不好，相公乃千金貴客，若小女言語不周，相公可要担待一二呀！

郑元和：媽媽太也過謙了，就請引來一見。

李 嫗：丫环。

丫 环：有。

李 嫗：請你家小姐書齋拜客。

丫 环：請小姐書齋拜客！

（李亞仙內白：“來了！”上）

李亞仙：（念）濃妝迎嬌客；半羞見生人。

拜見媽媽。

李 嫗：罷啦！見過鄭公子。

李亞仙：參見鄭公子。

鄭元和：（驚喜介）還禮，小姐請坐。

李 嫗：（旁白）今兒个她倒挺順當。兒啊！此位鄭公子乃常州人氏，滿腹詩書，千金貴客，我兒要小心侍奉了。

李亞仙：是。

李 嫗：我兒在此與公子叙話，待我至后面吩咐酒席。（下）

李亞仙：丫环擺酒。

（場面吹打，丫环擺酒畢，下）

鄭元和：請問小姐芳名，年華多少？

李亞仙：奴家姓李，小字亞仙，年方一十八歲。敢問公子高名？

鄭元和：小生姓鄭名元和，常州人氏，家父官拜常州刺史。

李亞仙：家中還有何人？

鄭元和：萱堂早喪，只有小生與老父相依度日。

李亞仙：公子來京做甚？

鄭元和：來京讀書訪友，也好準備來日入場應試。

李亞仙：想公子出身名門，立志功名，不在書房攻書，到此何為？

鄭元和：這個……昨日在長街閑游，無意將馬鞭失落，多蒙大姐

命了环赠还于我，小生今日特来拜谢来了。

李亞仙：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？公子盛意，实不敢当，待妾身敬公子三杯。

郑元和：多谢了！请。——啊！大姐，那里人氏，在京居住几载？

李亞仙：妾乃襄阳人氏，幼丧父母，由阿母抚养成人，淪落長安將近十載了。

郑元和：大姐可通晓音律詩文？

李亞仙：幼年蒙家父指染，至長安之后从教坊姐妹習学，粗解章句，略辨五音而已。

郑元和：大姐如此多才，小生今日相会，实实三生有幸。来来！待小生敬大姐一杯。

李亞仙：豈敢！相公請。（同飲羞介）

（場面起一更）

（李）。（李耀上）

李 嫗：天都一更啦，想必还在喝酒哪！待我进去看看。（進門）

郑元和：老媽媽来了！

郑元和：請老媽媽一同飲酒。

李 嫗：豈敢！老身不会用酒。我說孩子啊！

李亞仙：媽媽何事？

李 嫗：天都交了一更啦，怎么还陪公子喝酒哇？公子人家还要回去安歇呢！

郑元和：啊呀！小生只顧与大姐飲酒，把这个忘怀了。

李 嫗：今日天色已晚，公子还是早些回去，若犯了夜禁，就不方便了。

郑元和：是啊！我与大姐言語甚是相投，談笑之間，就这般时候了。

李亞仙：相公如今安寓何处？

郑元和：西城布政里店房。

李亞仙：可曾識得路徑？

郑元和：哎呀！不是大姐提起，我倒忘怀了。我初到長安，路徑是一些也不熟呀！（以目注李亞仙）

李亞仙：啊媽媽！看天色將近二鼓，公子又不識路徑，深夜之間，行走甚是不便，若其不然，便留公子在此暫宿一宵，明日再行吧！（以目視李嫗，羞介）

郑元和：（目現喜色，側視李嫗）这个倒也……

李 嫗：（目數轉注郑元和及李亞仙）公子若不嫌我們这鄙陋，就在这屈尊一宵，公子您可願意嗎？

郑元和：这个……就依老媽媽。

李 嫗：既然如此，丫环！

（丫环上）

李 嫗：收拾內院，服侍小姐更衣，伺候公子安歇。

丫 环：是。

李 嫗：（出門）我兒这廂来！

李亞仙：媽媽何事？

李 嫗：（向李亞仙耳語，李亞仙点头介。李嫗下）

丫 环：請小姐更衣。（扶李亞仙下。复上）

丫 环：請公子內院安歇。（丫环引郑元和圓場，二幕開，設大帳、桌椅。

丫环打掃介，郑元和歸坐。丫环下）

（丫环由上場門扶李亞仙上）

郑元和：大姐請坐。

李亞仙：公子請坐。

郑元和：小生今日得会大姐，多蒙大姐見爱，如此恩情，沒齿难忘。現有黄金一錠，大姐拿去吩咐丫环准备上等酒席，我与大姐同飲。

李亞仙：豈敢！奴与公子初次相会，伺奉不周，如此厚礼，断不敢受。今日区区心意，难酬盛情，一些花費由妾身承当，相公不必推却。丫环！

丫环：有。

李亞仙：摆酒。

丫环：是。（下，摆酒上，又下）

郑元和：啊！大姐請！

（唱西皮原板）

青春年少須行乐，
今宵把酒对嬌娥。
情定三生卿与我，
痛飲开怀莫嗟咤。

李亞仙：（接唱原板）

我本是薄命人風塵飄泊，
今日里遇公子情意偏多；
倘若是惜墙花錯爱于我，
感君恩成比翼永結絲蘿。

（起三更，李攜上）

李 姬：天都三更啦，这屋里怎么还是明灯蜡燭还不安歇呀？待我进去看看。（进門）